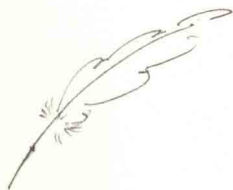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

——《切雷诺》及其解读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李小均 ● 编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

——《切雷诺》及其解读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李小均 | 编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切雷诺》及其解读/李小均编译.-北京:
华夏出版社,2011.6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6516-8

I. ①梅… II. ①李… III. ①梅尔维尔, H. (1819~1891) 一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2170 号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

李小均 编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字 数:129 千字

印 张:5.125

定 价:1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秣积,至 80 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

2 梅尔维尔的政治哲学

“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编者前言

在《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 中, 斯坦纳(George Steiner) 盛赞利维斯(F. R. Leavis): “缪斯女神只授过两个人博士学位, 一个是利维斯博士, 另一个是约翰逊博士。”对于写下了《伟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 的利维斯博士, 斯坦纳非常佩服其敏锐的洞察。但他也为利维斯博士疏漏了十九世纪的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 - 1891) 而抱憾: “把詹姆斯(Henry James) 放在中心位置, 把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放在重要席位, 却不提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 或《切雷诺》(*Benito Cereno*) ……这样一张英语小说的家谱, 必然不完善。”

斯坦纳为《白鲸》鸣不平, 我们都能理解, 毕竟这是一部真正的“大书”。但《切雷诺》这个短篇, 有多少中国读者耳闻? 它怎么能够与长篇《白鲸》相提并论? 也许, 斯坦纳是怕他的英语读者不知道《切雷诺》, 所以随即在上引省略号的位置补充了一句: “这个故事能够与康拉德(Joseph Conrad) 的最好作品媲美。”康拉德谁都知道。他最好的作品堪称英语文学中的经典。这么说来, 《切雷诺》莫非也可入“经典”之列?

我不敢代替读者断言。但毫无疑问, 《切雷诺》是梅尔维尔最具政治哲学性、最有历史感的小说。甚至可以说, 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中, 还很难找出一部同样篇幅的小说, 能将历史、政治与哲学如此紧密地结合。

《切雷诺》创作于 1854 年冬到 1855 年间。小说完成后连载

于《普特南月刊》1855年10、11、12月号。1856年5月,它与其他短篇小说一道结集出版,题名为《广场故事集》(*The Piazza Tales*)。梅尔维尔原本想在标题中凸显《切雷诺》,但他最后放弃了这个打算。小说最初发表之后,并没有引起多少人注意。梅尔维尔以写海洋生活起家,从《泰比》(1846)开始的几部小说销路还好。1851年,《白鲸》问世,遭到了市场冷遇。1852年,《皮埃尔》(*Pierre*)再遭重创,成为“票房毒药”。梅尔维尔的读者变得“屈指可数”。据说,梅尔维尔此后的创作似乎是“自娱自乐”,最多还包括为好友霍桑和几个外人写作。

本来读者就不多,梅尔维尔还刻意“隐晦”《切雷诺》,的确有些费解。写完《切雷诺》不久,梅尔维尔也像他笔下的标题主人公一样,害了一场大病。不同的是,西班牙船长因为看见了“黑暗的心”,死于文本现场;梅尔维尔活了下来,但放弃了小说写作,改行写诗。

梅尔维尔写了十来年小说,但写了三十余年诗歌。近来有论者认为,他堪与惠特曼(Walt Whitman)、迪金森(Emily Dickinson)并称为美国十九世纪三大诗人。但在他生前,诗名基本无人得知。他最重要的诗集是美国内战结束不久出版的《战斗诗篇》(*Battle Pieces and Aspects of the War*, 1866),但销量不佳。后来他还自费出版了两部诗集,各印了二十五册。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他才再次转向小说创作。这就是他去世三十多年后才被人整理出版的小说《比利·巴德》(*Billy Budd*, 1924)。

梅尔维尔后来大半生都在默默无闻中度过。去世的时候,他只是个海关检查员而已。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西方文学界才重新发现梅尔维尔。《切雷诺》也趁机回到评论家的视野。但早期注重形式的评论家对这部小说颇有微词,认为它缺乏“艺术内在的统一性”。但自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经历了民权运动和“越战”的批评家,逐渐意识到“结构破碎”“叙事冗赘”“视点

分散”的《切雷诺》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政治与哲学内涵。1992年,博克霍尔德(Robert E. Burkholder)主编的《〈切雷诺〉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Herman Melville's "Benito Cereno"*)囊括了此前对这部“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小说之一”的精彩评论。直到今天,《切雷诺》中还有许多内涵,等着智慧的读者去解开。在此,选译了三篇解读文字,供读者管中窥豹。

翻译这部小说,受到刘小枫先生的指点和帮助。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感激不尽。在编译的过程中,得到深圳大学“人文社科基金”的资助,在此深表感谢。梅尔维尔的语言相当晦涩,译文舛误难免,唯愿方家批评指正。

李小均

深圳大学英语系

2010年9月

目 录

编者前言.....	1
梅尔维尔 切雷诺.....	1
朱科特 《切雷诺》与领袖的素养	76
埃默里 《切雷诺》与美国天命观	99
李 《切雷诺》与话语的命运	122

切雷诺

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799年某天,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的阿玛萨·德拉诺船长率领一艘大型两用船(猎海豹兼营货运),载着一批贵重物资,停泊在圣玛丽亚港。这个港口位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靠近智利狭长海岸线的最南端。德拉诺以前为船续水,在这里短暂停留过。

第二天,天刚亮,他还躺在舱中铺位上,大副闯进来报告,发现一艘神秘的船只正要进港。那时不像现在,附近海域的船只不多。德拉诺立即起身,穿衣,走上甲板。

这天早上的景象特别怪异。万物静谧,灰茫一片。微风掀起逶迤的长浪,但大海似乎凝固。水面顺滑光洁,宛如冷却后的波纹形铅块。天空看起来像一件灰色的外衣。灰色的水雾四散弥漫。一群群灰色的禽鸟在雾中不安地盘旋,时而低飞,掠过海面,就像燕子在风暴之前掠过草地。阴影闪现,预示着更浓重的阴影到来。

望远镜中的神秘船只没有悬挂船旗。德拉诺颇为惊奇。按照国际惯例,各国爱好和平的船员在船只进港的时候,即便岸上荒无人烟,但只要有一艘船只在港停泊,也要挂上船旗示意。幸好,德拉诺深信人性本善,除非一再受到非凡的刺激,他是不会过分关注自身安危,恶意揣测他人。否则,在这片无法无天、人迹罕

至而又流传着种种恐怖传说的海域,看到如此神秘的船只,反应就不该只是淡淡的惊奇,而是浓浓的忧虑。考虑到人的潜能,德拉诺这样的表现,除了暗示心地善良之外,是否还暗示敏锐非凡的洞察力,不妨留给明智之士来判断。

任何船员初见神秘船只,脑海里总会飘过疑云。不过,只要看见它缓缓安全靠岸,就像看见神秘的暗礁最终露出真面目,疑云都会烟消。事实上,这艘船只似乎对冷清的港口和荒凉的小岛都感到非常陌生。它不太可能是经常在此出没的海盗船。德拉诺趣味盎然地注意着它的动向。观察的条件不太有利。雾气隐约遮蔽着它的船体,遥远的晨曦透过船舱,朦胧如流水。半扇朝阳正好浮出海面,似乎是要护送它入港。浮云萦绕的朝阳,就像身穿赛亚裙的利马淫妇的阴险眼睛,透过她幽暗的面纱,偷窥广场的情况。

这可能只是雾气造成的幻觉。但是,德拉诺观察这不速之客越久,越觉得它诡异。相当长一段时间,似乎很难判断它是否要进港。夜里开始刮起的微风现在变得更加轻柔,捉摸不定,使得这神秘来客的行踪更加飘忽。

德拉诺最终猜测,这可能是一艘遇险的船只。他不顾大副谨慎地反对,下令启用救生的小艇,准备亲自赶过去打探究竟。如果可能,最好引导它进港。碰巧在昨夜,他的船员结伴出去钓鱼,跑到船只看不到的偏远礁石,天亮前一两个时辰才满载而归。想到神秘船只或许在海上困了很长时间,德拉诺好心放了几筐鱼在小艇上,准备拿去当见面礼。因为那艘神秘的船只长时间地靠近暗礁,想到它可能遇到的麻烦,德拉诺一边召集人马,一边迅速评估那船上人员的处境。天不作美,小艇出发不久,风向突转,风力虽不大,但仍将神秘的船只吹得越来越远。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周围的雾气也被风吹散了一些。

在铅灰色的海浪尽头,朦胧可见这艘船只裹挟在一团团残余

的雾气当中，像暴风雨后屹立在比利牛斯山灰褐色悬崖上的教堂。这不是完全想象性的类比。有一瞬间，德拉诺几乎认为，他前面就是一艘满载修士的船只。远远望去，靠在船舷张望的就像戴着黑色斗篷的修士；从敞开的舷窗偶尔可以隐约看到走动的黑影，如同教堂中漫步的托钵黑衣修士。

这个印象在距离稍近时得到修正。当它的轮廓显现出来，原来是一艘豪华西班牙商船，载着黑奴和其他一些贵重货物，正从一个殖民地港口运往另一个殖民地港口。这艘船只很大，在那时可以说非常气派。这类船只在公海上偶尔可以遇到。它们有些是淘汰下来的寻宝船，有些是西班牙皇家海军退役的护卫舰。它们像久经风雨的意大利宫殿，门庭虽然败落，但仍残留往昔的风采。

随着距离越拉越近，可以更清楚地看见它的船身刷上了白色的陶土，驳杂突兀，散发出寥落的气息。圆杆、拉索、船舷、船身，由于长时间没有刮削、上油和粉刷，看上去都很粗糙。龙骨似乎被卡住，肋骨挤在一堆，就像是《以西结书》中提到的骸骨山中复活过来的枯骨。

从目前的状态来看，与它先前的战舰面貌相比，除了没有见到枪炮，这艘船只的结构和装备似乎没有实质性改变。

船上原有三座庞大的桅楼，用八角形的网状织物围成，可惜年久失修，它们如同废弃的大型鸟舍。其中一座桅楼的绳梯上面站着一只奇怪的白色水鸟。在海上，这种鸟儿可以随手捉住，所以人称笨拙的燕鸥。燕鸥生性慵懒，好像总在梦游。船上城堡形的艏楼看起来像古老的炮塔，很久前遭到炮火的摧残，经过风雨的侵蚀和长期的霉变，已经败落。船尾两侧两个瞭望高台的栏杆上布满了干枯易燃的海苔。贵宾舱空无一人。天气虽然柔和，舷窗仍神秘地关着。空空的廊道，浮在大海上，如同宏伟的威尼斯运河。船只丰满的尾部集中体现了它往昔的风采，像一面椭圆形

的盾牌,精致地雕刻着城堡、狮子、成群结队的神话人物和其他仪式性符号。船尾正中上部,是一个戴着面具的黑色森林神。他用脚踩着一个人的脖子,那人同样戴着面具,身体扭曲,痛苦不堪,脖子紧贴地面。

这艘船只的船头是否也雕塑了破浪神的头像,不得而知,因为蒙着帆布,可能正在重新修缮,也可能只是为了体面,以遮蔽它的老化。在帆布遮盖部分下面的基座上,像一个古怪的船员在身上胡乱涂抹着一句话,“追随你的领袖”。旁边颜色黯淡的船头板上,显示出镀金的几个庄严大字——“圣多明尼各号”,字体已经腐蚀、褪色,滴出一道道怪异的铜锈,上面爬满了黑色的水草,像葬礼中的植物,随着灵车一样的船身轻轻摇晃。

最终,小艇钩住了西班牙船只的舷梯。尽管小艇的龙骨与西班牙船只的船身还间隔几英寸,但却像在珊瑚暗礁上狠狠地磨蹭了一下。原来是碰到了一群庞大球形藤壶。它们在水下像皮脂囊肿一样生长,粘在这艘西班牙船上。这是附近海域长时间无风或风向游移不定的结果。

德拉诺刚登上这艘西班牙船只,立刻陷入嘈杂的人声包围。这的确是一艘运奴船。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船上的黑人远远多于白人。他们七嘴八舌地向他倾诉同样的不幸遭遇。有几个伤心欲绝的女黑奴特别醒目。他们说,坏血病和热病夺走了船上大部分人的性命,西班牙白人最惨。他们的船只刚过合恩角,死里逃生地躲过了沉船之灾,谁知祸不单行,碰到了无风的天气,一连多日,船只就像老僧入定。现在,他们供养不足,饮水告罄,口干舌燥,饥肠辘辘。

德拉诺忍受着话语的轰炸,焦急地环顾四周。

在公海上,初次登上一艘人多嘴杂的大船,尤其是由身份暧昧的船员——如东印度船员或马尼拉船员——驾驶的异国船只,第一印象与在陌生的大地上初次进入住满陌生房客的陌生房屋

相比,会有奇怪的差异。虽然房屋和船只都在防止人们偷窥内部——前者有墙壁和百叶窗,后者有像堡垒一样的舷墙——不到最后一刻不会露出真面目,但这艘船只的神秘之处在于,它所包含的鲜活奇观,一旦完全敞开,与它置身的那片苍茫大海形成鲜明反差,像施了魔法,显得非常魔幻。这些奇装、举止、面容,似乎是刚从阴间出现的画面,影影绰绰,转瞬即逝。

或许,正是受到魔幻的左右,德拉诺冷静下来审视的时候,原本可能看来神秘的东西显得更加诡异。尤其是那四个上了年纪的黑人,非常引人注目。他们头发灰白,黑乎乎的脑袋就像风中的柳桩。他们的肃穆和其他黑人的喧哗判然有别。像狮身人面怪兽一样,两人斜靠在左右舷锚架上,两人斜靠在主桅锚链上面的左右舷墙。他们身边各自放着一小堆麻絮,手中拿着零散的麻絮填进船缝,面容坚毅沉着,嘴里哼着单调的歌声。他们声音低沉,表情庄严,像葬礼队伍中头发花白的风笛手。

这只船的后甲板垫高了约两米,建了一座宽大的尾楼。尾楼前端盘腿坐着六个壮实的黑人。他们坐成一排,间距相等,人手一把生锈的斧头,一块砖头,一张破布,像伙夫下手在做清洁。两人之间放着一小堆等着磨砺的生锈斧头。那四个填絮的老人偶尔还会对身下甲板上的人简单吩咐几句,这六个磨斧头的黑人既不和其他人说话,也不相互私语,只是专心手上的活计,偶尔停下休息的时候,才拿斧头与身边的同伴左右敲击,像钹一样发出铿锵的声音,把做活和娱乐奇妙地结合起来。他们与众不同,有着未开化非洲人的原始本色。

德拉诺环视一眼就注意到这十个奇特的黑人。另外几十个人十分寻常,他的注意力就一扫而过。周围人声太嘈杂,搅得他心烦意乱。德拉诺将目光从身边移开,仔细寻找可能的船长。

但是,似乎是希望自然地显示他这艘命运多舛的船只的真实处境,或者似乎是苦苦地暂时隐瞒真相,切雷诺漠然地靠在旁边

的主桅杆上,时而用疲惫的眼神冷冷地看着他船上那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时而幽怨地打量新来的客人。在德拉诺看来,年轻的切雷诺还是有些教养,只是有点内向。他身穿奇异的华服,但由于近来的操心 and 不安,掩饰不住他脸上明显的失眠痕迹。他身旁站着一个矮瘦的黑人,粗犷的脸仿佛一只牧羊犬,默默地仰望着主人的眼睛,爱怜参半。德拉诺奋力穿过人群,走到切雷诺面前,表达了他的同情,保证说将尽其所能地提供援助。切雷诺只是庄重地表示了礼节性的感谢。他身体欠佳,气质忧郁,庄重的礼节也显得暮气沉沉。

寒暄几句后,德拉诺回到舷梯边,吩咐将带来的见面礼递送上船。风仍然轻微,看来至少要几个小时才能将这艘船只带进港口。他叫手下回大船上尽量带些水来,厨房有多少软面包就拿多少,船上剩余的南瓜,一箱糖,十多瓶他独自享用的苹果酒,也都要求一并送来。

小艇刚开走几分钟,风突然停息,潮流转向,众人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这艘船只朝大海深处漂移。但德拉诺坚信,这种情况不会太久。他的乐观心态鼓舞了船上的陌生人。颇为欣慰的是,在此情形下,他可以流利地用对方的语言交谈,他毕竟是这条西班牙主航道上的常客。

德拉诺独自留在这条西班牙船上,很快就注意到一些情况,似乎印证了他最初的惊奇,但他的惊奇很快就被同情取代。他既同情西班牙白人,也同情非洲黑人。他们显然同样由于缺吃少喝,才大幅度减少活动。长时间的磨难似乎已消磨掉黑人身上良好的品质,同时也削弱了切雷诺的权威。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这样的后果都应该在预料之中。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城市还是家庭,自然界还是社会,再没有什么比苦难更能腐蚀良好秩序。德拉诺想,如果这位名叫贝尼托·切雷诺的西班牙船长的精力再多点,船上不至于如此混乱。显而易见,船上混乱的秩序与

他的体质虚弱有关，与他身心受到磨难的打击造成的虚弱有关。他已经绝望，完全泄气。他似乎长时间受到希望的嘲弄，现在已经死心，哪怕希望不再捉弄他。就在今日，最迟不会拖到今晚，船就能进岸，饮食就能解决，更何况还有兄长一样的德拉诺给他安慰和友情，但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不能鼓舞他。他的神思恍惚，似乎心智严重受损。禁闭于栎木船舱之中，担当起枯燥的指挥之责，他身不由己，腻烦倒胃，像疑神疑鬼、行动迟缓的住持，偶尔会遽然止步，表情惊悚，目光呆滞，牙关紧绷，撕咬指甲，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紧捻胡须，诸如此类的症状，无不表明他心神恍惚，情绪多变。这种精神的紊乱，如前所示，从他形体的失调中就反映出来。他身材相当高，但似乎从来就不强壮，现在更是由于痛苦、紧张，几乎瘦成了鬼。他看上去得了肺病，他一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就得到了证实。他的声音就像来自一个切掉半边肺的人，低沉沙哑，如同含混的耳语。难怪他步履蹒跚，贴身仆人会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不时搀扶他一把，或帮他掏口袋中的手帕。仆人做这等事情的时候满面热情。他的热情体现于他的一举一动，虽然干的是粗活，但却为他赢得了世界上最贴心仆人的声誉。一个主人太需要这样的仆人了，不需要用什么优惠的待遇笼络，只需要报以家人般的信任；他与其说是仆人，不如说是忠诚的兄弟。

相比于船上其他嘈杂喧闹、桀骜不驯的黑人和表情麻木、动作迟缓的白人，这位行动沉稳、举止端方、名叫贝波的仆人让德拉诺颇感几分欣慰。

然而，无论是举止得体的贝波，还是行为粗鲁的他人，似乎都不能将神思恍惚的切雷诺从他阴郁倦怠之中拯救出来。神思恍惚，阴郁倦怠，这正是切雷诺留给人的印象。现在，他的不安，恰好可以视为是这艘饱受折磨的船只的醒目特点。有一会儿，德拉诺禁不住心想，切雷诺的冷漠是否是表示对他不够友好，为此他还大为担心。这个西班牙人的举止还带着一丝嫉妒、伤感和鄙

视,并且他似乎还不想用力掩饰。不过,宽宏大量的德拉诺将这些都看成是疾病的困扰所致,因为据他所知,有些特别的人,由于长期身患疾病,性情会逐渐变得乖张。似乎他们遭遇了不幸,就认为身边的人都应该多少分担一份儿,这样才算公平。

有一会儿,德拉诺心想,对方这样冷淡,大概是由于自己一开始就在那里反复揣度这个西班牙人,表现得不够大度友善。打心底儿说,对方的沉默寡言的确令他不快,但是,除了对忠心的仆人之外,切雷诺对任何人都一样。即使按照航海的规矩,由下人(无论是白人、黑人还是黑白混血的穆拉托人)定时给他做的正式航行汇报,他都没有耐心听下去,随时都露出傲慢和反感。他的举止某种程度上与退位前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不无相似。

身为船长,他却对自己的职责如坐针毡,这几乎随时表现在与其职务相关的任何工作中。他脾气无常,懒得亲自下令,仿佛亲力而为就有辱身份。任何必要的特殊指令,他都下放给身边的仆人来代理。这个仆人于是找跑腿的人(机灵的西班牙小孩或黑人儿童,他们像听差或引水鱼一样,近在咫尺,招之即来)将指令传到指定的地点。这种传令方式,历来明显就缺乏效力,然而奇怪的是,在这个神思恍惚、沉默寡言的切雷诺身上,却有着陆上之人难以想象的独裁权力,只不过身在海上,他的独裁没有在陆上那么大的魅力罢了。

因此,这个西班牙人的沉默不像是精神错乱所致。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有意而为。果真如此,这艘船上就散发出阴森森的气息,煞费苦心地布满了冷酷诡计。虽然大型海船的船长多少都会耍些诡计,但如果不是情势所迫,那就表明他的人性已经丧失,良心已经被狗吃。否则,他就好比装满弹药的大炮,除非天打雷劈,不会吭气。

不过,换个角度看,切雷诺的沉默太自然不过了。长时间的坚韧克制,他已经养成了这种反常的习惯,尽管他的船只遭逢巨